

力 争 上 游

布克尔·华盛顿自传

思摇果 译

哉孕云暗酒 奈盡人味和再
遭曾月燥燥味裁幸奈寢生燥土

布克尔·华盛顿的教育自救

钱满素

布克尔·华盛顿(一八五六——一九一五)是美国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的最有影响的黑人领袖。他主张种族和睦,号召黑人通过教育自助自救,提高自身素质,掌握专门技艺,加强经济实力,从而改善整个黑人种族的境遇和地位。

华盛顿于一八八一年在阿拉巴马州白手起家,创办特斯克基黑人师范学院,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使它从一个教员和三十个学生的规模发展到拥有二百名教员,一千五百名学生,成百幢校舍以及二百万美元基金的享誉全国的学校。他的努力和成就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得到黑白两个种族的一致赞扬和支持。华盛顿在为他的事业四处奔波游说的过程中,也成了一位著名的演说家。在他之前,美国还没有一位黑人获得如此多的荣誉和全国性的声望。他从生为奴隶开始的奋斗都写在这本自传中,全书体现出一种可贵的自强不息精神。

在美国黑人争取平等解放的历程中,始终存在着激进和务实两派。激进派侧重意识形态,坚持抗议传统。从内战前的道格拉斯到本世纪六十年代的马尔科姆·艾克斯是这一派的代表,其极端者主张彻底的种族分离,成立独立的黑人政府。务实派则由布克尔·华盛顿开创,其后最杰出的代表应该说是马丁·路德·金。在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后期,华盛顿和金都受到激进派的攻击,被贬为和白人妥协的“汤姆叔叔”。然而这种攻击并非公正,他们俩人都从未背叛过黑人事业,只是他们在为自己种族奋斗的时候,不是感情用事而是注重实际效果,懂得采取更合法更策略的方式,循序渐进,因而他们唤起的同情更多些,付

出的代价更小些 ,获得的成就也更持久些。

一个人只能在历史允许的条件下做点有益的事 ,这是显而易见的。务实派这两位代表人物都活跃在种族偏见更深的美国极南部 ,在该地该时做着力所能及的事。布克尔·华盛顿生下来便是个奴隶 ,饱尝种族压迫之苦。他在内战后的重建时代长大 ,亲自经历了美国黑人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在奴隶制的时候 ,黑人作为白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 ,至少受到像骡马那样的保护。内战结束后 ,被解放的黑人也曾在共和党人支持的地方政府中享受过一些政治权利。但没过几年 ,南方的白人种族主义者便东山再起 ,决心剥夺黑人的参政权。他们使用包括三 运党在内的种种恐怖手段 ,迫使黑人放弃投票 ,放弃平等要求。从那以后将近一个世纪中 ,南方基本上实行黑白分明的种族隔离政策。黑人如若对此挑战 ,等待他的便是私刑。在本世纪最初的二十年中 ,南方被私刑处死的人比四十八个州的法庭所判决处死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多 ,其中绝大部分受害者是黑人。

在如此黑暗的年代里 ,华盛顿的所作所为不仅可以理解 ,而且大概是唯一可行的。他并非没有看到黑人的困境 ,在这本自传中他指出 ,种族问题的最终政治解决在于法律必须绝对公正 ,他也含蓄地提到重建政策的弊病 :“现在我回顾我们获得自由的全部期间 ,仍然觉得如果早拟好计划 ,使黑人受相当的教育 ,或享受有一点财产 (或兼而有之) ,试试我们运用公民权的能力如何 ,并且想出一个方法 ,把这种实验诚实而公正地同样应用到白人和黑人身上 ,结果一定好得多。”但是基于已经形成的现实环境 ,为了黑人作为一个种族的最高利益 ,他选择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那就是淡化政治 ,强调教育和产业 ,全力以赴提高黑人的教育水平和经济地位。

华盛顿在这样做的时候 ,他不仅做了一件可能的事 ,还做了一件永远不会白做的事 ,因为他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当法律规定人的平等权利时 ,那只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人生而平等”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但谁都知道 ,人并非生而平等的 ,人生来便存在着财产、地位、机遇、外

表、体魄、智力等各方面的不平等,即使在同一个种族间也在所难免。要弥补这类先天的不平等,最好的途径莫过于教育。内战除了结束奴隶制外,给黑人带来的最现实的好处大概就是受教育的权利。无论当时黑人学校如何不及白人学校,但黑人毕竟可以名正言顺地上学了。而只有通过教育,这些被解放的奴隶才能真正地提高自己,学会谋生的手段,逐渐达到事实上的平等。华盛顿孜孜不倦地办教育,他向学生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我认为任何人,不论他是什么肤色,只要他把某一件事做好,比别人做得好,终会有人赏识,得到酬报的,成就愈大,收获愈多,不管这件事多么卑微。我说过,我相信我们这个种族将来成功的程度,要看他们能否用不寻常的方法来做寻常的事而定;他们要把一件事做得彻底妥善,别人再没有改善的余地;使别人倚之如左右手。”他坚信事实说服人的力量,“一个黑人建造的一所上等房屋,让人亲眼看到,比成篇累卷地讨论他应该建筑一座房屋,或能够建筑一座房屋要有力得多。”

根据社会的需要和黑人的实际情况,华盛顿在教育中着重工业训练和实际才干,这也是他的精明之处。当时极大部分黑人都是没有文化的雇农佃农,如果上学是为了摆脱劳动,那么这样的教育至多只能提拔极少数。若从整个种族的利益出发,就必须使他们中的大部分学会在社会上自谋生路的手段。换言之,不是让他们去学希腊文,而是去学一门让社会需要他的手艺。在他的塔斯克基学院,每个学生必须学会尊重劳动,亲身实践,做出最好的产品,不仅供应自己,还要供应社会,使社会需要他们,甚至依仗他们,以此提高塔斯克基学院乃至黑人作为一个种族的声誉。

华盛顿还特别注重培养每个学生的卫生习惯和坚毅品质,这都是提高人的素质所必不可少的方面。黑人作为一个群体的提高当然离不开政治斗争和法律平等,但是每个黑人的提高还必须经过他自身素质的提高,这对任何民族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法律上的平等并不能替代每个人自己的人生奋斗。一个人要成为受人尊重的人,首先必须使自

己值得别人尊重 ,使自己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并且懂得为别人服务所感到的乐趣。

华盛顿能获得如此成功 ,除了他走教育自救这条路外 ,还在于他深谙人的心理 ,尤其是白人的心理 ,因而能使那么多人为他慷慨解囊。他老早就知道 ,“凭骂人而想把一个人改好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要想做到这一点 ,最好是称赞他做得对的事 ,比叫人单单注意他做的所有的恶事更容易成功些。”他知道如何避开白人种族主义者的锋芒 ,不在一些当时难以解决的问题上白耗精力 ,作无谓牺牲。他也知道如何争取更多白人的同情和支持 ,充分肯定白人为黑人解放事业所作的努力。对奴隶制和种族偏见 ,他也尽量将其放到历史的背景中去分析 ,他说 ,“在我们美国 ,没有一个区域的人应该对奴隶制的开端负完全的责任……凡是一种制度 ,一旦和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联系 ,要想把它取消 ,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也是事实。在本书中 ,他列举了许多白人赞助、甚至献身于黑人事业的动人事迹。

在种族问题上 ,布克尔·华盛顿主张彼此和睦 ,不要感情用事 ,尽量消除偏见 ,增进理解而不是对抗。从长远看 ,这也是解决美国种族问题的唯一途径。既然黑白两个种族已经无法再分离 ,必须在同一片国土上生存繁衍 ,冲突和分裂是决无前途的。如果双方当初都能像布克尔·华盛顿那样更多地认识到和睦的必要 ,更多地相互谅解和帮助 ,让更多的黑人受到教育 ,在社会上有更扎实的立足机会 ,也许美国的种族矛盾就会解决得更好一些 ,更快一些。布克尔·华盛顿的事业是不应该被低估的。

原摇序

本书中的各篇曾在《展望》杂志连载,所记皆我生平遭遇,首尾衔接,现在汇为一编。在这些文章发表的时候,国内各地不断有人来信,要我印成专集,以便保存。这种信纷至沓来,使我受宠若惊。兹商得《展望》杂志之同意,准我出版单行本,以饷众望,我非常感激。

行文的时候,我尽力平铺直叙,丝毫没有加以粉饰。所引以憾的是,我竭力想写的文章,竟写得很不像样。我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要用来说主持特斯克基师范工业学院,还要筹措必需的款项,以维持这间学院。书中所写,多成于火车上、旅馆里、火车站上等车时、或校务稍可偷闲之际。承麦克斯·班奈特·斯拉希尔先生热心鼎助,使本书生色不少。

目摇录摇

布克尔·华盛顿的教育自救
原序

钱满素

第一章摇奴隶之子	员
第二章摇童年时代	圆
第三章摇求知心切	圆
第四章摇助人求学	猿
第五章摇重建时期	源
第六章摇红黑人种	源
第七章摇办学伊始	缘
第八章摇筭路蓝缕	远
第九章摇夙夜匪懈	远
第十章摇无米之炊	缘
第十一章摇发挥自助	愿
第十二章摇集腋成裘	愿
第十三章摇公开演讲	愿
第十四章摇赛会讲词	愿
第十五章摇演讲秘诀	愿
第十六章摇欧洲之游	员苑
第十七章摇最后的话	员苑

第一章摇奴隶之子

我生下来就是一个奴隶，住在维基尼亚州富兰克林郡的一所大农场。关于我出生的确切地点和日期，我并不十分清楚。不过无论如何，我猜想必于某地某时出世。尽我的能力所及，我知道我生在十字路口的一所邮局附近，那地方名叫海尔氏滩，那一年不是一八五八，就是一八五九。我根本不知道是哪一个月，也不知道是哪一天。现在我能回忆的最初印象，是大农场和奴隶区——所谓奴隶区，就是大农场里奴隶住的木屋的所在地。

我的生活就是在最悲惨、最凄凉、也最叫人气馁的环境中开始的。不过，这种情形并不是因为拥有我的人特别残酷，他们比起别的许多奴主来，并不过份。我生在一间典型的圆木小屋里，长约十四尺，阔十六尺。在这所木屋里，我和我的母亲及一兄一姊同住，直到内战之后，我们都已获得自由的时候为止。

关于我的先人，我差不多什么也不知道。在奴隶区里，甚至到后来，我听到过许多黑人普遍地谈起，奴隶由非洲被人用奴隶贸易船运到美洲，一路上所受的非刑。这些人当中，当然有我的母亲这一系的祖先在内。我想找一些关于母亲上一代的历史的眉目，始终没有成功。我记得，她有一个异母的哥哥和一个异母的姊姊。在奴隶时代，对于家世和族谱很少有人注意——这当然说的是黑人族谱。照我推测，我的母亲引起了一个奴隶买主的注意，这人后来就成了我的奴主，也是她的奴主。她之来到这个奴隶家庭，其重要性正如新添了一匹马或一头牛。关于我的父

亲,所知道的甚至比关于我母亲的更少。我甚至于不知道他的姓名。我听到别人说,他是一个白种人,靠经营附近的大农场为生。不管他是谁,我后来没有听到有人说过他对我有丝毫关注,或者略尽教养的责任。不过我也不特别怪他。他不过是美国那个时代不幸建立的那种制度下,另一个不幸的牺牲者罢了。

那所小屋不但是我们的住处,也用来做大农场的厨房。我的母亲就是大农场的厨子。小屋没有玻璃窗,只在一旁开了洞,让光线射进来,也让冬天寒冷彻骨的风吹进来。小屋有一扇门——其实不过是叫做门一类的东西,可是门的枢纽安的不稳,门上的裂缝又大,更不用说门很小了,因此种种,使这间房子住起来非常不舒服。除了这些开敞的部分以外,还有房间左右下角开着的“猫洞”,这是内战前维基尼亚差不多每一座大厦或小屋都有的装置。那个“猫洞”是个七寸长、八寸阔的方口子,开了让猫在夜间随意进出的。就我家的小屋来说,我永远想不透为什么要这个洞,因为起码有半打的地方,可以让猫出入。我们的小屋里没有木头地板,光光的泥土地就算是地板了。泥地中央是一个又大又深的洞,洞上盖了板,这是冬天里来收藏山芋的。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山芋洞给我留下了清晰的印象,因为我记得,在放山芋进去和取山芋出来的过程中,我常常弄一两只到手,把它烘了,大快朵颐一番。我们的大农场里没有烧饭用的炉子,我母亲替白人和黑奴做饭,只用一只敞口的灶,多数在深锅里和长柄矮脚小锅里煮。这间构造简陋的小屋,冬天叫我们受冻,夏天炉子里的热气,也同样令人难受。

我的童年就在那间小木屋里度过,和成千上万的其他奴隶过的生活都差不多。白天我的母亲当然很少有时间可以照管她的子女,训练他们。她一大早在动手工作之前,夜晚在做完一天工作以后,抽一点空照料我们一下。我记得的最早的事情当中,有一件是我的母亲有一次在深夜烧了一只鸡,叫醒了她的孩子

们 就只为了让他们吃一个饱。我不知道她是哪里弄来的鸡。不过我假定 ,这只鸡是从我们奴隶农庄里弄来的。有些人也许说这是偷窃。如果这件事在现在发生 ,我自己都应该责备这种行为 ,称它做偷窃。但是若就当时的情况而论 ,就其动机而论 ,谁也不能使我相信我的母亲犯了偷窃罪。她只是奴隶制度下的一个牺牲者罢了。就我记忆所及 ,在《释奴宣言》宣布我们的家庭自由以前 ,我从没有在床上睡过觉。三个孩子——我的哥哥约翰、姊姊阿曼达和我——睡在污秽的泥地上的草垫上 ,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 ,我们睡在污秽的泥地上一堆齷齪不堪的破布堆里。

不久以前 ,有人要我把我少年时代的运动和消遣说一说。在没有人问起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也没有想到 ,在我一生中竟从来未曾有过专心从事游戏的时期。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 ,差不多每一天我的生活中总为辛苦的工作而忙碌 ;虽然我想 ,我如果有时间去玩 ,我现在一定是更有用的人了。在做奴隶的时期 ,我还没有长得够大 ,没有多大用处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 ,仍然是花在收拾院子、提水给田里的男人 ,要不然就到磨坊去。因为经常每星期一次 ,我送谷子去磨。磨坊离大农场约三里之遥。这件事我真害怕。把沉重的谷子口袋抬到马背上 ,两边平均分载着 ;但是不知什么道理 ,半路上谷子会移动 ,弄得两边不平衡 ,从马背上滑下来 ,常常我也跟着跌下来。我气力不够 ,不能把口袋再抬上马背 ,只有等候 ,有时要等好几个钟头才碰到有人经过 ,才能帮我解决困难。在等人来的时候 ,我总是哭哭啼啼的。这样一耽搁 ,到磨坊也迟了 ,等我把谷子磨好 ,回到家里 ,已经是深夜了。那条路很荒凉 ,常常经过丛密的树林。我总是吓得要命。据说树林里满是逃兵 ,他们告诉我 ,逃兵遇到单身黑种男孩的时候 ,先动手干的一件事就是割下他的耳朵来。还有 ,我回家迟了的话 ,我知道一定要挨一顿骂、或者一顿鞭子。

我在做奴隶的时期 ,根本什么教育也没有受过 ,虽然替我的小女主人背书包 ,我也有几次走到过学校的门口。好几十个男女小孩在课室里上课的情景 ,在我的脑筋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觉得进了学校 ,照这样读书 ,和进乐园也差不了多少。

照我现在记得的 ,我最早知道我们是奴隶 ,知道奴隶的自由正在讨论之中的情形是这样的。某一天天还没有亮母亲把我惊醒了 ,她跪在地上俯视儿女 ,同时热切地祈求林肯和他的军队打胜仗 ,以便有一天她和她的儿女可以获得自由。关于这件事 ,有一点我始终不明白 :整个南方的奴隶对于书报根本一无所知 ,何以能够准确地彻底知道这件举国骚然的国家大计呢 ?从贾礼森、罗夫却以及其他的人开始鼓吹自由起 ,所有南方的奴隶和这一运动的进展 ,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络。虽然在内战准备期间和进行期间 ,我还只是一个小孩 ,现在回想起来 ,还记得我母亲和别的大农场上的奴隶 ,喜欢在夜间交头接耳讨论的情形。这些讨论证明他们了解当时的情况 ,他们靠了当时称为 “谣言 ”的电报 ,不断获得事件发展的情形。

在内战中 ,当时林肯初度竞选总统的时候 ,在遥远的我们的大农场上——这里离任何铁道、大城市、或日报发行的地方都有好多哩 ,奴隶们都知道争论的是什么。等到南北的战事发生 ,我们大农场上每一个奴隶都觉得、也都知道 ,虽然别的问题也在讨论着 ,主要的一个是奴隶问题。在这个遥远的大农场上我们这个种族里最无知的人也在心里觉得 ,如果北方的军队获得胜利 ,奴隶的自由一定是战争的一大收获 ,他们对这一点把握十足 ,丝毫不存怀疑。北方的每一胜利、南方的每一败绩 ,他们都密切注意 ,无限地关心。常常奴隶得到战事的消息比白种人还早。消息总是从派到邮政局拿信的黑人得来。在我们那里 ,邮政局离开大农场约有三哩远 ,邮件每星期来一次或两次。派到邮局去的人总在那里逗留一些时候 ,听聚在那里的白人在收了信以后 ,

讨论最近发生的事情 ,把谈话的大意听清楚才去。取信人在回到我们的主人家的时候 ,一路上自然会把他听来的新闻 ,在奴隶间传播 ,这样一来 ,他们常常比住在 “大屋子 ” (主人的屋子)里的白人更早听到重要的新闻。

我记得在我幼年和少年的早期时代 ,从来未曾有过全家坐在桌前 ,先求天父降福 ,然后照文明人的方式吃一顿饭的事。在维基尼亚大农场中 ,甚至后来 ,小孩子吃饭和哑吧畜牲差不多。这里吃一片面包、那里吃一小块肉。有时喝一杯牛奶 ,有时吃一些番薯。有时家里有些人从长柄矮脚的小锅或者深锅里吃 ,而另一些就把食物盛在洋铁盘子里放在膝上吃 ,常常什么也不用 ,就用手拿食物往口里送。等我的身材长得相当高的时候 ,我被派到 “大屋子 ”里去 ,在吃饭的时候用滑车拉一大叠纸扇赶苍蝇。很自然地 ,白人谈的话大多数是关于自由和战争的 ,我也就听了很多到脑子里去了。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我的两个年轻的女主人和一些女客在院子里吃姜饼。那时候 ,那些饼对我说来绝对是我所见过的最诱人 ,最值得弄到手的東西了 ,我在那时那地方下了决心 ,如果有一天我获得了自由 ,我能够弄到姜饼 ,照我看到的那些太太们的样子吃姜饼 ,我最大的愿望也算达到了。

当然 ,战争拖长下去 ,许多白人也常常发现 ,连他们吃的东西也不容易弄到了。我想奴隶们感觉没有东西吃的苦 ,比白人要轻些 ,因为奴隶平时吃的不过是玉米面包和猪肉 ,这些东西大农场可以生产 ,可是 ,白人吃惯了的咖啡、茶、糖、以及其他的食品 ,却不是大农场生产得出来的 ,而且当时战事造成的情形 ,常常使人无法弄到这些东西。白人因此每每大感苦恼。烘焙的玉米用来充咖啡 ,有一种黑糖浆就用来代替糖。许多次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用来把这种所谓茶和咖啡弄甜。

我记得 ,我穿的第一双鞋子是用木头做的。鞋的上部倒有粗皮革 ,但底却是木头的 ,约有一吋厚。我走路的时候 ,鞋子就

发出叫人害怕的响声 ,除此之外 ,这双鞋了穿在脚上极不方便 ,因为它对脚的压力 ,一点让劲都没有。穿这种鞋子 ,样子难看得出奇。我的身分是奴隶男孩 ,被迫要穿麻布衬衫 ,这可是最叫我受罪的了。在我住的地方 ,奴服多用亚麻 ,所用大部分是亚麻的废料 ,当然是最便宜、最粗糙的那一部分。我很难想象有什么非刑 ,也许除了拔牙吧 ,可以比得上第一次穿一件新的麻布衬衫那样叫人疼痛难忍。这种疼痛差不多和被一打以上的栗子的芒刺、或者上百根细的针尖刺在肉上所经验到的一样。甚至到今天 ,我仍然很确切地记得穿上这些衣服的时候 ,我所受到的折磨。我的肉柔软、细嫩 ,所以更感觉疼痛。可是我没有办法。我要穿就是麻布衬衫 ,除非不穿 ,如果听我拣的话 ,我情愿什么也不穿。关于麻布衬衫 ,长我几岁的哥哥约翰对我有过一段最仁厚的举动 ,值得一提。有好几次 ,我不得不穿一件新麻布衬衫 ,他好心替我先穿几天 ,等这件衣服磨软了一些再给我。在奴隶之间 ,虽至亲骨肉 ,也是闻所未闻。一直等到我长得相当大了 ,这种衬衫还是我唯一的服饰。

从我上面说的话之中 ,别人也许以为我们这一种族对白人怀着恶感 ,因为多数白人都去打仗了 ,如果南方打胜了 ,结果仍然要使黑人做他们的奴隶 ,这是事实。以我们这里来说 ,奴隶的情形并不如此 ,而且在南方奴隶中 ,大部分受到相当尊重的 ,也不如此。在内战中 ,我的一个少主阵亡 ,两个受了重伤。我还记得奴隶听到 “毕利少爷 ”的噩耗传来当时所感到的悲伤。这并不是假慈假悲 ,而是由衷感到的。有些奴隶害怕过 “毕利少爷 ” ;另外有些在他小的时候 ,和他玩过。在工头或奴主痛打奴隶的时候 ,“毕利少爷 ”替人求过情。奴区内悲哀的情绪仅仅次于 “大屋子 ”罢了。在两个少主受伤回家以后 ,奴隶的同情在好多地方表现出来。他们和受伤的人的家属一样 ,急于帮着看护。有些奴隶甚至要求让他们夜间侍候那受伤的主人。身为奴隶的

人而肯这样厚道、有同情心，完全是因为他们天性仁慈、慷慨。白种男子出征去了，为了保卫留在大农场上的妇女和儿童，奴隶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男主人出外了，那个被选定住在“大屋子”里的奴隶，大家都觉得他是有面子的。任何人要想在夜里伤犯“小姐”或“太太”，先要把那个奴隶害死了才能下手。我不知道这种情形有几个人知道，不过我想，无论在奴隶时代，或在获得了自由以后，我们这个种族的人辜负别人特别托付的事，极为罕见，这一层千真万确，终会有人发现的。

在战前以及战时，我们的同胞不但通常不对白人怀恨，而且黑人在战后很周到地照顾他们从前的男主人和女主人的例子很多，因为这些主人变穷了，要依赖别人了。我就知道好些黑人许多年来，一直拿钱给他们从前的主人用，使他们免于受苦。我还知道另一些黑人甚至帮助从前的主人教育他们的后人。我知道在南部大农场里，有一个年轻的白人，是从前那农场的东主的儿子，因为嗜酒，家产荡尽，失去自制能力，成了一个可怜虫；可是，大农场里的黑人尽管自己很穷，许多年不断把生活必需品供给这个年轻的白人。有的人送给他一点咖啡或糖，有的人送给他一点肉，诸如此类。只要是黑人有的东西，没有一样是舍不得给“汤姆老爷”的儿子的；只要任何直接或间接认识“汤姆老爷”的人还在当地，便绝不能看着这位少爷受罪。

我说过，我们这个种族的人辜负别人特别托付的事是罕有的。我知道一个很好的例子。不久以前，我在俄亥俄州一个小城里碰到过一个从前在维基尼亚做过奴隶的人。我发现这个人和他的主人在《释奴宣言》两三年前立了一个契约，大意说：这个奴隶获得准许，可以把自己买下来，每年付若干金钱赎身；在他出钱买自己的时候，他喜欢在哪里工作、替谁工作都可以。他发现他可以在俄亥俄州赚到大一些的工钱，他就到那里去了。等到自由来临，他仍然欠他的主人三百块钱左右。尽管《释奴

宣言》已解除他对于主人的一切义务 ,这个黑人仍然步行一大段路 ,回到他的旧主人所住的维基尼亚 ,把全部欠款连利息 ,一分不少地给了他。这人和我谈到这件事的时候 ,对我说 ,他知道他用不着去还债 ,但是他与主人有约 ,而他是从不食言的。他觉得 ,他不把约好的事实实践 ,就不能享自由的福分。

从我说到的一些事情上 ,也许有人以为 ,有些奴隶并不需要自由。这是不确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不要自由的人 ,也没有看到过一个愿意重做奴隶的。

从我心底里 ,我可怜任何国家 ,或任何人群团体 ,不幸陷于奴隶的网罗里 ,不能自拔。南部的白人使我们的种族为奴 ,我久已不存怨恨他们的心思。在我们美国 ,没有一个区域的人应该对奴隶制度的开端负完全的责任 ,此外 ,这制度中央政府承认了多年 ,也予以保护。凡是一种制度 ,一旦和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连系 ,要想把它取消 ,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虽然 ,等我们排除了自己的偏见 ,排除了人种的情绪 ,正视事实的时候 ,我们必须承认 ,尽管奴隶制度是残酷的 ,不义的 ,本身或祖先受过美国奴隶制度之苦的、住在美国的一千万黑人 ,在物质、知识、道德、宗教各方面 ,都比全球任何一地同等数目的黑人强 ,而且更有希望。美国黑人本身或祖先受过奴隶制度的教训 ,却不断回到非洲传教 ,教导那些留在祖国的同胞 ;由此可见美洲的黑人进步到什么程度。我说这个话 ,并不是认为奴隶制度正当——相反地 ,我认为这个制度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知道 ,在美国 ,这个制度的设立 ,是因为有人自私 ,想发财 ,并非为了传教 ,而是叫人注意一事实 ,并且透露上苍常常利用人和制度 ,来达到一个目的的情形。现在人家问起我 ,在那看起来绝望地叫人灰心的情况之下 ,何以我对这个国家里我的同胞的未来 ,能有这样的信心 ,我就提醒他们 ,上苍极其慈悲 ,祂把我们从旷野之中领出来。

自从我长大 ,知道为自己设想以后 ,我就抱了一种思想 ,认为不管奴隶制度对我们多么残忍 ,从这一个制度中黑人所得 ,差不多和白人一样。这一个制度的害处 ,不仅仅累及黑人。这一点可以由我们的大农场上的生活中看得出来。整个奴隶制度使人惯于把劳动当做丢身分的和低劣的象徵。因此劳动成了大农场上黑白两种人力谋逃避的目标。在我们那里的奴隶制度 ,简直把白种人的自立和自助的精神拿走。我的旧主人生了许多儿女 ,可是据我所知 ,没有一个精通一行、或一业。女孩子不学烹饪、缝纫 ,也不学管理家务。所有这些工作都交给奴隶。当然 ,奴隶对于大农场的生活 ,并不发生兴趣 ,他们的无知使他们无法学会最进步、最彻底的方法工作。行了这种制度的结果 ,篱笆失修 ,大门半悬在枢纽上 ,门户吱吱咯咯作响 ,窗户上的玻璃不全 ,剥落了的灰泥没有补好 ,院子里野草丛生。一般说来 ,白人和黑人都有饭吃 ,但屋内的餐桌上 ,却缺少那使家庭成为世界上最方便、最舒服、最有吸引力的地方的美味和讲究气氛。同时食物和别的东西却浪费掉了 ,这是很可惜的。到了自由来临的时候 ,奴隶们差不多和主人们同样地适合开始过新的生活 ,当然 ,在书本上的学问和产权方面 ,是不能和白人抗衡的。奴隶主人和他们的儿子没有一技之长。他们不知不觉之中养成了一种感觉 ,以为体力劳动不是他们应该有的。另一方面 ,奴隶在许多情形之下学会一行手艺 ,谁也不以劳动为羞而不愿意动手。

最后 ,战事结束 ,自由的日子到了。这是我们大农场上极其重要的一天 ,也发生了许多事情。我们一直期待着的。自由可以呼吸得到 ,几个月来就在空气中了。每天都看到回家的逃兵 ,其余被遣散的人或是宣誓后获释的被俘士兵 ,不断走过我们这里。“谣言电报 ”日夜忙个不休。重大事件的新闻和议论 ,从一个大农场传到另一个大农场。白人因为怕 “北佬 ”侵略 ,“大屋子 ”里面的银器和别的值钱的东西 ,都拿出来埋在树林里 ,由可